

◎書評

《實驗教育學：二十世紀初德國經驗科學教育學探究》

劉蔚之*

壹、關於作者及本書

C. Hopf是德國教育史學界的新生代學者，目前任教於Erlangen-Nürnberg大學教育學研究所（Institut für Pädagogik, Erlangen-Nürnberg Universität）。她主要的研究領域在教育學發展史，特別是與婦女運動有關聯之歷史，以及經驗科學教育學¹的學科發展史。本書即屬於後一領域的代表作，也是作者為取得大學教授與獨立任教資格所提交的升等著作（Habilitationsschrift）。

「實驗教育學」（die experimentelle Pädagogik）在二十世紀初為何會被倡

* 劉蔚之 Wei-Chih Liou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mail: camino@ntnu.edu.tw

本文評介Hopf, C. (2004). Die experimentelle Pädagogik: Empirisch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am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 Bad Heilbronn/OBB: Verlag Julius Klinkhardt.

¹ 此指以經驗研究方法來探討教育現象的教育研究典範。Hopf一書特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實驗教育學（die experimentelle Paedagogik）為例說明。實驗教育學在歷史發展、研究方法與對象上，和今天的教育心理學（pädagogische Psychologie, educational psychology）有頗多相通之處，故今日心理學史的敘寫中多以教育心理學統括包含之。

議？曾經如何風起雲湧？1920年代之後為何消失在教育學的舞臺，轉往心理學或是社會學領域繼續發展？而同樣是經驗科學取向的教育學研究典範，為何到了1960年代卻又能順利展開「實證主義轉向」(die Realistische Wendung)，引起德國教育學界的強烈共鳴，至今仍盛？歷史條件與結果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

在這種問題意識下，作者展開綿密歷史敘寫與鋪陳。

全書概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處理有關實驗教育學源起問題，又分為四章，第一章探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整體時代脈絡，包括工業化大興對人口、都市與社會發展的影響等大時代背景、當時學校體制特性、醫學界風行的兒童研究及其隨後在學校體制內產生的重大影響——「學校衛生保健運動」(Schulhygienebewegung)。第二章著重十九世紀以來對於教育學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包括「Auguste Comte的實證主義」、「Charles Darwin與其在德國最重要的追隨者Ernst Haeckel的進化論思想」、「感官生理學」(Sinnesphysiologie)、「心理物理學」(Psychophysik)等。第三章則更進一步聚焦於深深影響實驗教育學發展的實驗心理學(die experimentelle Psychologie)，內容包括「W. Wundt對於實驗心理學之創立」、「H. Ebbinghaus的記憶研究」、「W. Preyer的兒童心理學研究」、「實驗心理學與W. Dilthey之間對於心理學應有面貌的爭論」，以及對於教育學發展影響更為關鍵的「實驗心理學與赫爾巴特教育學派心理學之間的爭戰」等。

第二大部分，主要探討實驗教育學的興起與擴展(第五章)，包括具有重大影響的幾個大學研究所、教師團體支持的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大型會議與期刊創辦等。接下來，作者以兩位最具代表性人物A. Lay(第六章)，以及E. Meumann(第七章)為例，深入處理他們的生平、教育思想、對實驗教育學的主張與實踐、學校理論等議題。透過對這兩位人物的研究，可以見到對於實

驗教育學相當不同的擘劃與理想，前者主張實務上的運用，後者主張以基礎研究為重。第八章，作者介紹當時實驗教育學進行過的研究，其中有關兒童心理發展研究、天賦研究、精神活動（學習）研究、教學實驗、研究設備與裝置、青少年研究等，都是傳統教育學不曾以經驗或特別是實驗研究方式來處理的。第九章則探討自詡做為一門「科學」的實驗教育學，究竟是如何自我定位與自我理解的：是一門經驗性的基礎研究？還是重視實用的研究？是認知科學或是行動科學（*Erkenntnisoder Handlungswissenschaft*）？它如此明顯地依賴鄰近學科（如實驗心理學），那麼，是否真如Wundt所貶抑的，它只是一種「應用心理學」而已？從這些重要議題所呈現出來之截然不同的答案，清晰地顯示了一門學科發展初期難以避免的尷尬現象。作者Hopf在這一大部分下了許多細密考察的功夫，相當有組織、有系統地呈現出當時發展的圖像。

第三大部分，作者進行對實驗教育學歷史意義的詮釋與定位、批判與展望。第十章，探討實驗教育學與當時的教育改革運動（又稱新教育運動）之間既合作又疏離的關係。第十一章則處理與當時各學派之間的相互批判，包括實驗教育學一心想回應與超越來自於赫爾巴特教育學者的反擊，但更致命的攻擊，卻來自於實驗教育學一心想仿效的實驗心理學大師——Meumann的老師Wundt；其主要原因在於，Wundt認定心理學應是純粹科學，且實驗方法只能處理最基礎的心理歷程，不應該拿來應用在較高級或社會性的複雜心理歷程，或是尚未能清楚表達自我內在覺知、感受歷程的兒童身上。此外，Wundt更斷言，將心理學運用在原本即隸屬於哲學的教育領域，實有淪為技術導向的危險。最後，則是文化教育學從Dilthey所企圖建立的精神科學心理之整體不可切割性、重視歷史與社會脈絡對於心理歷程影響的觀點，對於實驗教育學也大加批判。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開始在大學中普設「教育學講座」時，文化教育學乃是最大贏家，而實驗教育學卻已是強弩之末，故文化教育學的批

判可謂已是單一方面的攻擊了。

最後一章，作者試圖進行實驗教育學在「威瑪共和」時代的影響史分析。此時，Meumann早已過世（1915），Lay仍棲身在師資培訓講習所，Meumann的弟子、助理紛紛轉向其他領域（如心理學或社會學）進行研究。留在教育學領域發展最爲出色的是A. Fischer與P. Petersen，前者的「描述教育學」（descriptive Paedagogik）、後者的「事實探究」（Tatsachenforschung），均極重視教育研究的經驗與事實基礎，但距Meumann等人實驗教育學的理想已遠，且相對於文化教育學派的蓬勃勢力，兩人在歷史評價上只居「邊緣人」的角色與地位。最後，實驗教育學改以「教育心理學」之姿興起（特別是在美國），在E. L. Thorndike（1874-1949）等人努力下，造成非常大的風潮與影響。反觀德國，遲至1960年代，才又因H. Roth等人發起「實證主義轉向」，經驗研究的教育學重新取得重要地位（Roth, 1962）。Hopf循著Roth的解釋，說明實驗教育學之失敗，乃是必然，因爲當時教育學之鄰近學科並不成熟穩定，因此未能提供適當研究前提與方法：心理學雖已不受哲學羈絆，但只以感官心理學爲主；社會學則偏重思辨的社會理論（Gesellschaftstheorie）或文化哲學。直到1960年代，心理學與社會學中的經驗研究典範均已穩固，這也使教育學得以繼之而起，在自己的學科領域內以原創方式進行經驗與實證研究。

貳、評論及延伸討論

本書的發表，爲近代德國教育學發展史上一塊懸宕已久的歷史空缺，填上重要的拼圖；透過本書全面而有系統的探究，有助於吾人歷史性地理解德國教育學在發展成爲一門獨立科學的過程中，一支曾經綻放光芒，卻又旋遭「遺棄」的重要研究典範——也就是今日多被歸類爲教育心理學研究領域的「實驗教育學」。

就選題而言，作者確有掌握到教育學發展史上一個為人遺忘，卻又相當關鍵的主題。相對於一般教育史書籍總是著重敘寫歷史上的成功者（例如，影響二十世紀前半葉德國教育學最重要的研究典範「文化教育學派」），或是以成功者的觀點來詮釋落敗者（亦即跟隨「文化教育學派」觀點來批評「實驗教育學典範」），本書用開前述歷史研究與詮釋觀點上的包袱及框限，以130種以上相關大學與城市的原始檔案紀錄、244種時人論述與著作的第一手史料，以及147種當今研究成果為基礎加以探討，在研究資料及研究方法的運用上可謂紮實；而在貢獻方面，更因此一主題向少受到青睞，研究成果數量有限，未來相關研究只要涉及實驗教育學、近代德國教育學發展史、心理學與教育學的（歷史）關係等研究主題，勢必要參考本書。因此，對研究者個人而言，本書應可奠立其在德國教育史研究圈內的聲望。

就教育學歷史發展而言，本書最關鍵、也最有意義的地方是第三部分。在這一部分，Hopf處理各學派之間的論爭與批評，特別是實驗教育學同時受到心理學與教育學的夾擊，顯示出教育學內部不同研究典範之間，以及教育學與鄰近學科之間深富時序脈絡的動態關係。不過，若與德國教育史學界其他處理過相關論題的重要學者，如H.-E. Tenorth（1989）、P. Dudek（1989）、J. Oelkers（1989）、W. Herzog（1994, 1999）的研究相較（都可視為Hopf本書的前導研究），這些前輩雖多僅以期刊、專書論文或是專書中的部分章節處理，但時有極為關鍵而獨到的見解。

以Herzog（1994, 1999）為例，他駕輕就熟地掌握「教育學和心理學關係」做為探究「實驗教育學」的切入點，提出「兩者自始至今都沒有理想的關係出現，未來也因兩者學科性質重大差異，將相當難以促成」的論點。而Tenorth（1989），則以「錯失良機」（*Veraeumte Chancen*）為題，探究教育學於二十世紀初對於實驗教育學之迎拒與其後教育學發展的歷史形塑，精彩地指

陳：一方面，因為拒斥實驗教育學，使教育學在方法上無法順利轉化成爲一門社會科學；另一方面，又因文化教育學盛行之故，使得德國教育學很長一段時間未能形成批判性的方法意識，未能看到教育學知識有經驗可檢證性，或是接受經驗檢證的必要性，未能注意將教育理念置於現實情狀的控制（*Realitätskontrolle*）等不足。同時，Tenorth對於教育史家的歷史敘寫太快站到勝利者文化教育學這一邊，以及太過以今非古，任意批評實驗教育學研究方法天真、理論建構不足，進而忽略或貶抑其價值的立場，認爲其實未能掌握歷史真相。Tenorth因此特別指出，當初主要是實驗教育學的失敗，而比較不是因爲文化教育學自身的優點，決定了德國教育學歷史演進的方向。

當然，這些前輩論文的論證是否必然正確，仍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每一篇均言簡意賅，精彩萬分，畢竟「薑還是老的辣」。Hopf一書基本功堪稱紮實，對史料、史實處理有節，但展現史觀、史識的論點或命題較少，相形之下，火候還有待時間淬煉。相信以德國教育史研究客觀環境之優越，未來當有更佳作品出現。

「實驗教育學」課題之所以易遭史家忽略，一方面，係因其活躍時期在1905到1914年，爲時甚短（Hopf, 2004: 86）。另外一方面，實因其身處兩大學科夾縫之間的邊緣性而起，注定飽受排擠。

在心理學方面，其形成、發展，乃至成爲一門獨立學科，時間大約是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事。以本身爲生理學起家的創建者Wundt爲例，他的「心理學想像」是希望藉由生理學的實驗方法，探討傳統哲學上認識論與邏輯的問題，特別是做爲認識主體的心靈的直接經驗及其法則的掌握。他所撰寫、被譽爲「心理學第一本教科書」的《基礎生理心理學》（*Grundzuege der physiologischen Psychologie*），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均在探討神經系統和感官生理學。因此，Wundt對於心理學的界定是「純粹科學」，不應帶有絲毫應用成

分；對於Meumann、Lay等人要借實驗心理學之助來建立實驗教育學，以運用在教育事務上，Wundt相當不以為然。尤有甚者，心理學在成為獨立學科過程中，內部有不同典範競逐，本身並不穩定；又因研究主題對象之故，時遭被生理學取代的外部威脅；且另一方面，又必須向哲學院努力證明，心理學是符合德國大學知識研究傳統，足堪獨立（Herzog, 1999: 265-67）。總總之故，心理學自不將處理教育實務研究的實驗教育學放在眼裡。

對教育學而言，其實也是1920年代時，才真正在大學中成為獨立學科，大量設置教育學講座，取得大學內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大學之中真正的教育學講座甚少（1910年時只有Jena大學設置），若有相關教學或研究，也幾乎都委身於哲學講座之中。至於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之初，強調教育實務的「學校教育學」——赫爾巴特學派，曾經吸引來自世界各國，包括美國、俄國與明治日本的學生到德國學習（稍後由日本輾轉傳入晚清中國），但此一學派主要產生影響的機構乃侷限在師資培育講習所，任務是傳授國民學校（而非中學）教師必備知識。1920年代，在大學中取得教育學正統優勢的其實是「文化教育學」，這是以哲學為取向的教育學，對於重視教育實務的赫爾巴特學派，或是以經驗為取向、實驗為方法的實驗心理學，或仿效的實驗教育學，文化教育學派均不欣賞，並加以排擠。

「實驗教育學」在兩個不同學科領域中均屬邊緣，此一新興研究領域努力地在各學科夾縫間求發展、遭受其他正在發展中或已經相對成熟穩定的學科排斥的生與滅過程，其實是觀察教育學在內外部歷史理路上，如何對於學科本身自我形塑、自我定位、自我理解的最佳示例。以文化教育學派言之，在大學中得勢之後，欲將它所欣賞的、在二十世紀初期逐漸引領風騷的「改革教育學」（Reformpädagogik）納入麾下，故其歷史敘寫與詮釋上，將之上承古典的德意志運動（Deutsche Bewegung），賦予民族文化道統一脈相承的正統性，

使之具有尊榮地位 (Nohl, 1933/1978; Oelkers, 1989), 但卻對實驗教育學理論多所攻擊 (Spranger, 1926/1974)。這都凸顯學科發展過程中, 掌握制度優勢者往往也掌握了歷史詮釋權, 以及對未來理想圖像的擊劃權與發言權。

藉由Hopf一書對於教育學形成與發展歷史中各個研究典範的競逐、取替的動態關係, 以及教育學與鄰近學科之間, 如心理學或社會學等關係史之研究, 可以增進吾人對於教育學發展現況更具深度的省察。除德國之外, 各個國家的教育學或其與鄰近學科間的發展其實都別具特色, 均能提供不同風貌的學科發展史。例如美國, 教育學與心理學在大學中的發展, 均以「實用」見長, 無須證明是否符合所謂大學傳統即能進入專業化與制度化歷程。

探索不同國家在各自歷史與社會脈絡下所形成的教育學史與相關學科史, 其實具有重要價值, 價值之一便是據以反思, 促使吾人重新回顧近代以來, 與自身學術傳統割離而積極擁抱西方學術的中國教育學之建立與發展, 特別是對於1949年以來, 臺灣教育學發展過程中, 教育學與心理學、社會學之間在知識內容取用上關係之理解, 或是對於持續進行中的學科內部分化與制度化 (如教育學次、學科領域紛紛獨立設為系所) 之理解, 上述針對各國教育學發展史的研究, 均能提供富有啟發性的探索視野與方法。

茲以新設教育類系所為例, 2000年以後, 臺灣部分大學院校在傳統教育研究系所外, 紛紛設立諸如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國民教育研究所、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比較教育系、教育測驗與統計研究所、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性別教育研究所、資賦優異研究所、輕度障礙教育研究所、重度障礙研究所、輔助科技研究所、婚姻與家族治療研究所、高齡者教育研究所、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數位學習科技與管理學系, 以及教育政策、教育評鑑、教育領導、教育管理等教育行政相關研究所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10), 顯示教育學內部正展開新一

波的學科分化與制度化。

藉由Hopf一書及其他相關的教育學發展史研究，我們可以學習與確知的是，其實教育學從一開始成爲一門學科，即不斷處於分化與演進的歷程中，至今未歇。因此，基於學科發展史的研究旨趣，吾人應該探究：臺灣當前這一波教育學次領域的學科分化與在大學中獨立設置系所的制度化趨勢，具有何等社會或歷史脈絡與意義？從教育學「知識系統的整體性」來說，每一個新的次領域學科或是新獨立系所，與原先教育學知識體系的合理關係應該如何？從「在大學內體制化的事實」而言，取得獨立地位的新設系所應如何呈現學科知識的獨立自主性，以回應新擁有的制度化地位？更根本的問題可能是，教育學相關系所要培養的是術業有專攻的專才，或是具有博雅基礎的學術人才？而上述這些議題要如何從兼顧教育學理論和實務的方向進行衡察？凡此種種，亟需從教育學以及學術發展的整體角度省思與規劃，而教育學科發展史的研究，應是提供我們相關思考與對話的絕佳起點。

致謝

本文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3-006），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費補助」成果之一，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10)。大學校院一覽表及碩博士班概況檢索系統：教育學群系所列表。2010年8月30日，取自 <http://reg.aca.ntu.edu.tw/college/search/typelist.asp?newtype=%B1%D0%A8%7C>。
- Dudek, P. (1989). Jugend als Objekt der Wissenschaft: Die Anfaenge der Jugendforschung in theoriegeschichtlicher Sicht. In E. Koenig und P. Zedler (Hrsg.), *Rekonstruktionen paedagogische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S. 228-261). Weinheim: Deutscher Studien Verlag.
- Herzog, W. (1994). Paedagogik und Psychologie: Nachdenken ueber schwieriges Verhaeltnis. *Zeitschrift fuer Paedagogik*, 40(3), 425-445.
- Herzog, W. (1999). Psychologische Wissenschaft und paedagogische Reform: Die experimentelle Psychologie als Basis einer neuen Paedagogik? In J. Oelkers und F. Osterwalder (Hrsg.), *Die neue Erziehung: Beitrage zur Internationalitaet der Reformpaedagogik* (S. 565-303). Bern: Peterlang.
- Hopf, C. (2004). Die experimentelle Pädagogik: Empirisch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am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 Bad Heilbronn/OBB: Verlag Julius Klinkhardt.
- Nohl, H. (1978). *Die pädagog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und ihre Theorie*. Frankfurt/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3)
- Oelkers, J. (1989). *Die Grosse Aspiration: Zur Herausbildung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im 19. Jahrhunder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Roth, H. (1962). Die Realistische Wendung in der Paedagogischen Forschung. *Neue Sammlung*, 2, 481-490.
- Spranger, E. (1974). Die Frage nach der Einheit der Psychologie. In H. W. Bähr et al. (Hrsg.), *Eduard Spranger-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V., Psychologie und Menschenbildung* (S. 1-37). Tuebingen: Niemey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6)
- Tenorth, H.-E. (1989). Versaeumte Chancen: Zur Rezeption und Gestalt der empirischen Erziehungswissenschaft der Jahrhundertwende. In E. Koenig und P. Zedler (Hrsg.), *Rekonstruktionen paedagogische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S. 317-343). Weinheim: Deutscher Studien Verlag.